東莞辦紙品藝術展

▲紙品藝術《玩味貓的生活》

◀紙品藝術《收藏美麗》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井欽閣深圳報道**：造紙術作爲中華民族四大發明之一，紙一直是中國最爲流行的民間藝術元素之一，根據考古其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紀，古代與紙相關的民間藝術常用於宗教儀式，裝飾和造型藝術等方面。如今，與紙相關的藝術已無遠弗屆，它早已走出了農耕時期的小院，走入現代設計的廣闊天地，溶入在產品包裝設計、商標廣告、室內裝潢、服裝設計、書籍裝幀、郵票設計、報刊題花等各個方面，成爲全人類的文化財富與藝術瑰寶。

始創於一八八八年的佛捷歌尼（Fedrigoni）高級藝術紙生產商，日前於廣東東莞舉辦了一場以「藝術與設計」爲主題的展覽，衆多來自粵、港、澳三地的創意人、設計師、品牌代表及業內人士，就中西紙藝新近發展方向展開交流，並分享了來自歐洲的最新造紙藝術及設計理念。值得提及的是展覽現場呈現的幾十件以「愛與關懷」爲主題的紙質藝術裝置作品，更是由佛捷歌尼亞洲攜手廣東藝術院校的學生進行的一次跨界合作。

作爲指導學生創作的沈卓婭教授，感謝佛捷歌尼在推動年輕創意力量和提升設計應用等方面所作努力。透過這些作品，現場嘉賓既能夠感受到設計新秀的創想與希望，亦能從不同角度觀察年輕一輩創意人所表達的獨特構思。

來自澳門大學聖約瑟夫學院的Filipe Braganca教授，也與來賓們分享了如何用藝術紙提升設計理念，並帶來很多富有創意的觀點。佛捷歌尼亞太總經理Lorenzo Mari表示，佛捷歌尼家族進入造紙業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七一七年，現已發展成涵蓋藝術紙、高端品牌包裝和紙幣（歐元）生產在內的歐洲五大特種造紙商之一。

爲了表彰全球對紙張用途有新構思和特殊運用的創作，佛捷歌尼於二〇〇四年首創了全球最佳紙張應用獎，該獎評委匯聚了設計界精英。今年年底全球最佳紙張應用獎將會在米蘭舉行，屆時將會有一批中國藝術家設計的作品參賽。

遠離惡濁暴戾 走近憐憫關懷

王家春寫畫守護精神家園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李夢報道**：王家春看不慣那些「充滿惡濁暴戾氣」的當代藝術，看不慣作文寫畫的人一味獵奇，缺乏憐憫關懷。在他眼裡，藝術的魅力在於創造美，關照生命並護守個體精神家園。

繪哲理畫樂此不疲

於是，他從山水花鳥的水墨情境中走出來，開始用畫講故事，勵志的或關乎人生智慧的小故事。在去年十一月面世的著作《打開心窗》中，他輯錄自己七年來創作的哲理中國畫逾百幅，希望看畫的人，能從疲累緊繃的生活裡走出來，給自己一點靜，和一點詩意的愉悅。

這種靜和拋開俗世煩擾的悟，在王家春看來，是他樂此不疲創作哲理中國畫的原因。

全書分「寬心篇」、「勵志篇」和「智慧篇」三輯，每輯各錄三十餘幅哲理畫，每幅畫均配有小文，講些淺顯易通的道理，或以「太陽每天都是新的」勸慰失意人，或透過「最明還是故鄉月」小抒鄉情，又或一壺茶一本書，畫一小僧倚牆根讀閒書的悠然。

王家春說，現在人活得太忙太累，少有空閒和空間給自己。他說自己的畫不複雜，寥寥幾筆，不希冀繁複構圖或細筆雕琢，只想用半炷香、兩棵瘦松和數冊舊書講一個故事。故事裡，有清心寡欲，有微笑和雨後陽光，有偉大與平凡的辯證思考，也有勇敢、隨性和不爭。

結成畫冊《打開心窗》

老友賈平凹給王家春的書題了書名；美術批評家陳履生從王家春的畫裡見出思考，見出執著的追問和表達；與王家春在陝西某次助學活動中相識的香港大學副校長李焯芬，說這些畫樸拙並富生活情趣，與豐子愷《護生畫集》的畫風相似，且更契合現代人所爲所想。

因王家春畫作對當下人生活際遇的勾描，這些哲理中國畫被印成日曆，印成公交車站和地鐵站裡的公益廣告。王家春說，只要不是以盈利爲目的的使用，他都歡迎，並免費授予版權。

「發現自己的畫能幫助人，很開心。」他說。

之前，王家春每畫完一幅，總將作品鎖在畫室裡，自賞或邀家人朋友來看。後來，他覺得單單自我欣賞遠不夠，就將畫擺在博客上。看的人於是多起來，有七八歲的孩子和爸爸媽媽一起看，有退休老人，也有在商界打拚大半生、受過委屈受過苦的中年人。網友們看過，有的稱讚有的留言，說這些哲理畫足以解愁，足以激勵或撫慰或改變他們的處世準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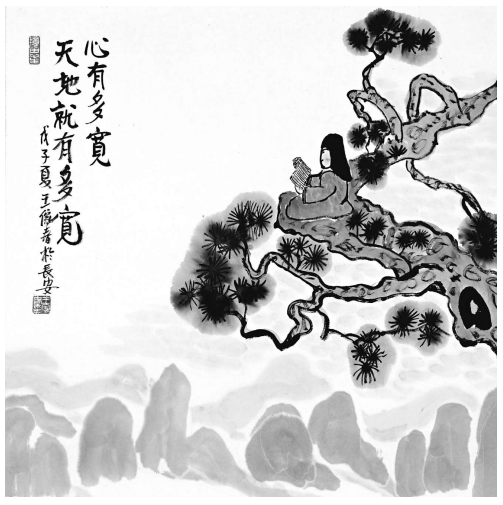
最令王家春感動的，是新書簽售現場遇到的一位八十多歲的婆婆。婆婆從報上看過王家春的畫，又從廣播節目裡得知簽售活動，特意趕到現場，排了一個多鐘頭的隊，等到王家春的簽名和合影。

之前王家春怕出名，怕名氣打擾他原有的平靜閒適。正職政府公務人員的他，也怕別人說他閒時畫畫是「不務正業」。現在他不怕了，因爲見到自己的畫能助人，能予人精神滋養和力量。

王家春說，如今畫哲理畫的人不少，但借哲理畫講生活苦樂意趣的不多。他希望自己的書像朋友一樣，在讀者身邊，陪他們勇敢、堅守並敞開心窗。

▶《大膽唱出自己的歌》

◀王家春希望自己的哲理中國畫能予人精神滋養和力量 本報攝



◀《心有多寬，天地就有多寬》

◀《知足為福》

▲王家春作品《太陽每天都是新的》

港人駕車規矩？

事事關心

威少

粵港駕車自由行近期成爲熱門話題，雖然尚未正式開放，但本地已經有人徵集簽名或上街示威，要求阻止廣東居民駕車南下，但卻樂見港人駕車北上。他們主張「單向交流」有三大理由：一是香港街道窄、車位有限，無法容納大量內地車輛。二是內地司機慣於在道路右側行駛，香港是靠左側行駛，內地人駕車來港會引發更多交通事故。三是內地人駕車不守規矩。對於第一個理由，我完全認同，而且相信港府會限制廣東來港車輛的數量，不會一下子敞開大門，給本港市民製造麻煩。對於後兩點，我不敢苟同，理由非常簡單。香港有很多貨車或私家車司機駕車北上，如果他們能熟悉兩邊的交通規則和駕駛習慣，憑什麼推斷廣東省的司機做不到？再者，恰恰因爲知道粵港兩地在駕車方面的異同，來港的廣東駕駛者可能會格外小心，誰願意在香港出交通事故？

其實，有少數在本港守法的駕車人到了廣東卻「入鄉隨俗」，甚至比廣東司機還要「生猛」。深圳的朋友說，他們時常遇到掛香港車牌的私家車不守規矩，在收費站插隊，或者在道路上違規超車。香港司機「有恃無恐」，因爲他們的車檔次高、提速快，當地人開着不給力的國產車，乾着急而沒辦法。他們問，香港報紙爲何不報道這方面的情況？

也談氣場

南墻集

阿 濃

我對「氣場」之說並無研究，但我相信它的存在。同一個場合，有多人演講。有人一上去，全場已靜了下來。

他一開口，大家都願意聽。每一張臉都向着他，每一對眼睛都看着他，隨着他所講內容而喜怒哀樂。這人的氣場一定很強大。相反，有人一上去，才講了幾句，台下已嚶嚶嗡嗡，各自聊天。有人離開座位去洗手間，有人去找水喝。這人的氣場一定不足，罩不住。

這無關乎聲音的大小，台上聲嘶力竭，台下一樣亂七八糟。台上輕聲細語，台下可以一根針掉下來也聽得見。

在酒會一類場合，我們會看到一堆堆的人。有些人不論走到那裡，都會吸引一班人圍在他身邊。而且不同的圈子圍繞不同類別的人。那引力的中心，肯定有較強的氣場，圍繞他的人則氣場的特質相近，在相吸之後還相融和。一個具備領袖特質的人不能缺乏氣場。幸而氣場還是可以培養增強的。

氣場之強，來自強大的內心。心要正，要有宏大的理想，要堅定，要有勇氣，要能容，要樂觀。在內心具備之後，那股浩然之氣就會散發出來，無聲無色無臭，形成一個氣場，在需要時發揮或大或小的作用。

友直，這面鏡子

紐約抒懷

王 渝

我們約會六點見面，阿新經常早一刻鐘到，然後滿臉無可奈何，又對我充滿同情地說：「知道你這個急先鋒，準定已經在這裡啦。只好早點來陪你，免得你一個人傻等。」然後，她會發揮早到和遲到都不是好習慣的理論，規勸我養成準時的美德。我靜靜聽，不反駁，全心體會她的溫柔，也就是「友諒」，眞誠又體諒。我覺得有她這樣的朋友太幸福了。

此地的季節混亂，好幾次我以爲春天已經到了，突然氣溫大降，畢竟還是冬天。有些植物的感應也被弄糊塗，於是提早盛裝登場，綻開美麗的花朵。上星期報紙刊載植物園早到的花開盛況。我一面讀報一面想起跟劉大任逛植物園的樂趣。就拿海棠來說吧，他就能從它的屬科談到《紅樓夢》裡面，探春那封海棠詩社發起函中暗藏的「無常」。這種樂趣，只有碰上「友多聞」時才能領略到。

益者三友中，友諒和友多聞，都讓我感到很舒服。至於被形容爲鏡子的「友直」，卻讓我別有感受。前幾天遠方來了位好朋友，我們曾經一起辦刊物的夥伴相聚喝酒聊天，喝到微醺，他突然說：「我們那時候辦雜誌，居然讓王渝負責編輯室的工作。現在想起來，很後怕。她那麼糊塗，竟然每期都出來。眞是奇迹。」又對沛然說：「一定是你在把關。」

閻連科印象

采蘋

舒 非

這是我第二次見到小說家閻連科。第一次是兩年前的香港書展。這次是他來香港擔任浸會大學駐校作家，我去九龍塘參加爲他舉辦的歡迎會。

讀閻連科的作品不算多，印象最深的當然是《爲人民服務》。在內地生活過，經歷過「文革」的人，讀《爲人民服務》，無法不感到深刻的震撼，那種震撼是「地動山搖」似的震撼，像十級地震和海嘯。讀完之後，很長一段時間心情無法平靜。小說寫「文革」的荒誕，寫人性寫慾望，寫出政治的可笑可悲和可怕，寫出「文革」最荒謬的一面。我想，這部小說將來肯定會在中國文學史留下一個很重要的位置。後來又讀過他的《丁莊夢》。這部寫發生在河南的愛滋病小說，非常淒慘，看得人心酸，也令我接連幾晚發惡夢。

眼前的閻連科，五十出頭，個子不高，頭髮有些白，像個壯實的農民多於一個作家。他講話沒有知識分子的拋書包，完全是農民式的說實話。說受到這樣的歡迎誠惶誠恐，說自己貧苦的出身，外出打工，又進入軍隊當文藝兵，不會巧言令色，以誠懇感染聽衆，就像他的小說一樣。他說影響他最大的小說家是女作家張抗抗，對張抗抗推崇備至。但我覺得他的小說寫得好，語言很濃稠，思想很深刻，風格強烈，是當代小說家之中很獨特的一位。

所謂尊嚴

生命特寫

葉特生

對自己來說：尊嚴是最重要的；但對別人來說：你的尊嚴根本算不了什麼。所以你覺着的奇恥大辱，每次見面訴苦一遍，人會覺得你煩得要命。當人問我：明白我的感受嗎？我點頭，那是同理心，不是同情心。在人情世故的道理上，明白他人的感受，但不覺得有那麼嚴重，值得再三強調。不但浪費人家時間，更試圖綁架別人感情。

把自己看得太重，惟有日夕在痛苦中。人家只能湊湊興，你婚禮時來賀賀，你葬禮時來哭哭，之後繼續過他自己的生活。來一兩個小時同樂同哭，在忙碌日程中，已是極大人情，這不是虛假，乃是人情之常。你希冀得着更多，那是無知，活該痛苦。

活到一把年紀，就應重視平淡安常，把人性看得透徹，無所爭，也無所求，到哪兒都滿意。

這有個先決條件：別堅持己見，可以提建議，別人不接受，或陽奉陰違，千萬別生氣。當人家因不聽你忠告而招致損失，也千萬別數落他不聽老人言。把你的「寶貴建議」忘了吧！人聽，高興；不聽，也高興，這就是安常。

不安常，只覺人人可惡，處處冷眼。但心念一轉，馬上人人樂意與你相處。

年紀愈大，經驗通常愈多，人會問你意見，但不代表必須遵你意見。就好比國家智庫或國策顧問，收集思廣益之效，但決策權在行政首長身上，人家不遵你的意見，並不代表不尊重。你提出過忠言，善當言責，那就夠了。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。眼見很多老友因此反目成仇。人家不聽你，不是反對你，可能只是實行的時機不對，不宜貿作改革；但有人因此勃然大怒，成了永遠的反對黨，那又何必。

不必人人是朋友，但絕對不宜因着所謂尊嚴，把別人看成敵人。

候鳥

飛蓬集

少 塵

我給自己寫了一副對聯掛在牆上：不涼不熱不吵不咬睡一覺，無災無病無憂無慮過一天；橫批是：見習神仙。朋友們看了，都覺好玩，談到實行，連說不易：單這「不涼不熱」四字，就要多少功夫！

先學候鳥。在享受自然生活方面，人不如鳥。春風一吹，七九河開，八九燕來；秋分涼了，天降霜，雁南翔。人都是相守在一個地方，買房子生孩子，任它酷暑嚴寒。人學候鳥，就要追逐溫暖，追逐青山綠水。但人對卧室、伙食的要求太講究，高過鳥，不能隨便築巢，隨地吃蟲子。學候鳥，只能偶一爲之，豈能季季年年？氣候異常。就算夏天北上，冬天南下，但氣候異常亦令外鄉客難熬。北以北京爲例，夏天最熱超過攝氏四十度，馬路瀝青都曬得發軟。南以廣州爲例，冬天最冷的一兩個月，又下雨，室內只得攝氏十度上下。所以，難得學一回候鳥，夏天北上不宜選太乾熱之地，冬日南下不可挑濕冷之鄉。

科學技術可以幫助人對付寒冷炎熱，但科技總有缺陷。冬天北方室內烤火取暖，比南方溫暖，但會乾燥異常，濕度經常爲零，鼻子出血，南方客豈能受得了。有加濕器雖聊勝於無，但所到之處誰給你處處擺放？長江、珠江流域，冬季室內陰冷，要安裝冷暖空調，擺放暖風機，配置抽濕機，如此武裝到牙齒，不似候鳥，成常駐了。

流行裝扮

東風西風

關平

有年輕朋友問，我這樣的老人家是否曉得現時的流行服式裝扮？有何感想意見？當然曉得年輕一代流行穿着的服式，只要去比較多年輕人聚集的街道和商場，都會見到新一代爭妍鬥麗，招搖過市，他們時興的衣着一望便知。例如，美國的男青少年還是流行穿大碼衣服（Over size），戴耳環，十年多不變。女孩子流行在短裙短褲下加窄腳褲或長襪子，在臉上帶幾個環。香港和上海都沒看見過穿大碼衣服的男孩子，倒是戴耳環的越來越多。女孩子的窄腳褲長襪子，無論北美、香港和上海都常見，不過，臉上戴環，香港和上海都少見。另外，北美的年輕人較多見紋身，香港和上海則不多。

每一代人都有同齡人的時髦風尚，我們自己不會同樣打扮，但不會排斥。我們年輕時，男孩子不也曾流行長頭髮喇叭褲，女孩子穿稱爲迷你裙的短裙子，因而與父母老師衝突嗎？到今天，相信沒有幾多人還會穿這些服式作這些打扮了。他們喜歡怎樣裝扮自己，都是個人選擇，與旁人無干。

當然對某些流行時尚不明白，或不以爲然者。例如近十多二十年開始流行在身體上穿孔帶環紋身，無論男女，無論什麼環，我都覺得是傷害身體，沒有必要。尤其是唇環和舌環，恐怕難免妨礙進食，也容易不慎扯傷。又例如穿大碼衣服，浪費布料，行動不便，我個人起碼不會作如此選擇。

莫以善小而不為

雅俗坊

姍 而

日本「三・一一」大地震一周年。一系列紀念大地震的電視節目表現了日本人民重建家園的努力，報道了福島核污染未說完的故事。人們面對厄運，重建家宅的堅強固教人敬佩；一些不起眼的義行，也同樣感動人心。

在災難中，人們頃刻失去了家園和親人，記錄過往生活溫馨難忘瞬間的相片也葬身海水和泥漿，這比失去房子財物更叫災民痛心疾首。一群義工把在地震和海嘯廢墟中搜尋到的相片，清理出上百萬張，等着相片的親人來認領。

這是一項細屑的工作。義工們不嫌麻煩瑣碎，從地底下挖出相片，拭去泥污，用水一遍遍清濯，用棉花棒揩去頑漬，再一張張掛起晾乾，把它們按地區分裝入冊。這過程的每一步驟，都要小心地傾注耐心與細心。與清理廢墟重建房子的大工程相比，它似是細微末端，不足一提。但恰是此舉，替災民們留住了對災前的家、親人和歲月的記憶，幫助了他們的心理重建。錢財失去可以再賺；物質失去可以再造。但人走了就是永遠走了，只有影像能留住他們災前的喜樂，留住無數個家庭相聚的溫馨。幸存的災民藉相片與家人重逢，其激動和對義工的感謝都難以言傳。義工送去的是比物質財富更爲重要的暖意，此爲災後重建的力量源泉。

重建中有大事，也有小事。這些義工多是女性，不因善小而不爲行特別之善，同樣值得敬重。